

雲林縣 元長鄉

# 父親蔡秋桐與我的農村生活

## 蔡甫五先生訪問紀錄

訪問時間	2018年11月15日 下午7時至8時30分 2019年12月1日 下午7時20分至9時 2021年6月17日 下午2時15分至3時20分
訪問地點	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 蔡宅
使用語言	臺語
訪問人	陳淑容
記錄	陳淑容

## 蔡甫五

蔡甫五，1945年生，雲林元長人。蔡秋桐第五子，在農會推廣部任職三十多年，後於元長鄉農會推廣股股長任內退休，目前與太太許麗芳合作耕種近6甲地，主要種植花生、水稻、胡蘿蔔、蘿蔔等。他談及早年在五塊村的生活、生產與文化，回憶父親蔡秋桐，並分享在農會的推廣業務及目前的耕作實務。



蔡甫五，攝於蔡宅

## 一 農家子弟，概說生平

我出生於二戰結束前的1945年7月22日，照排行我是家中第五子，所以父親蔡秋桐<sup>1</sup>將我命名為「甫五」。我在五塊寮出生、長大，出生的時候家裡還是古厝，現在的洋房<sup>2</sup>是我10歲左右蓋的。我跟大哥逸奎差了二十幾歲，大哥下來還有大姊和其他兄長，我因為年紀小，跟父親相處的機會比較少，對他許多事也不是很了解。以前若有人要問父親的事情，我都會帶他去找我二哥乃方，但是現在二哥也不在了。

我在元長國校高年級就參加補習，因為當時要考初中的人都要補習，所以晚上就住在街上的老師家。這位蘇遙<sup>3</sup>老師後來當上元長國校的校長，他的專長雖然是數學，卻又很會講三國演義等中國通俗小說。記得當時國民學校剛開始推行國語運動，蘇老師還特別製作「請

- 
- 1 蔡秋桐：1900-1984，元長五塊村人，小說家、漢詩人兼政治家。1921年開始擔任保正，同時兼任製糖會社原料委員。蔡秋桐同時也是一名小說家，筆名有「愁洞」、「愁童」、「匡人也」、「蔡落葉」等，他以保正的視角觀看殖民地農村統治者、資本案及底層農民，呈現1930年代臺灣農村地方政治的多元風貌。戰後曾任元長鄉鄉長及臺南縣參議員，1952年因「知匪不告」繫獄兩年，出獄後極少過問政治，也未見創作小說。（陳淑容，〈蔡秋桐〉，收於柳書琴編，《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辭典》，臺北：聯經，2019年，頁88-89）
  - 2 洋房：指的是蔡秋桐故居，於1955年4月4日落成，這一天也是蔡秋桐次子蔡乃方與陳素香的結婚日，當時蔡甫五虛歲11歲。
  - 3 蘇遙：1961年元長國校原校長楊陣退休，由蘇遙接任為第五任校長直至1971年退休。（元長國小：校史，2021年6月26日下載，<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site/yuanzhangguai/>）

說國語」的牌子，若說臺語被同學抓到，就會被他處罰。蘇老師退休後加入一貫道，因為有一些事蹟，非常有名。

從元長國校畢業後，雖然元長國中已經設立了，但我是到北港農工<sup>4</sup>綜合農藝科唸初校，之後再去讀西螺高農，<sup>5</sup>選擇讀農校是父親和我商討的結果。北港農工也有實習課，等於學生是「一手拿鉛筆、一手拿鋤頭」。農藝科有一些種植課，所以也要學習下肥，但是並沒有像畜牧科一樣還有養豬。我們也要懂農機具，所以需要把農機拆開再組回來，有時候拼回去的時候發現怎麼會「長(tióng, 增加)」螺絲，這是剛開始學習拆裝機械時經常會發生的趣事。

從北港農工、西螺高農畢業後，大概二十一、二歲我就去當二年步兵。大哥逸奎當過日本兵，二哥乃方則是在元長訓練的國民兵。國民兵的訓練場地就在今天元長墓園，以前那裡都是「崙仔」，<sup>6</sup>人往生

---

4 北港農工：今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，前身為1941年創設的臺灣公立北港專修農業學校。戰後於1946年更名為臺南縣立北港初級農業學校，1950年因地方自治，易銜為雲林縣立北港農業職業學校。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，更名為臺灣省立北港高級農業職業學校，1969年再易名為臺灣省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。2000年，再改隸屬中央，更名為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迄今。(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：認識北農，2020年4月27日下載，<https://www.pkvs.ylc.edu.tw/home?cid=1295>)

5 西螺高農：即今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。前身是1938年創設的西螺商業專修學校，1943年改名為西螺農業專修學校。戰後於1945年改名臺南縣立西螺初級農校，1950年因改隸雲林縣，更名為雲林縣立西螺初級農業職業學校，1965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西螺農業職業學校，之後因學校開設科目擴大，幾經改制，最後於2000年改制為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。(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：認識本校，2021年6月21日下載，<http://b2.hlvs.ylc.edu.tw/files/11-1003-1351.php>)

6 崙仔：突起的小山丘。

就隨便埋，不像現在整理得那麼整齊漂亮。當時二哥在那裡接受步槍操練，整天跑來跑去，我曾跑去看過他們訓練，記得他們沒有特定的訓練項目或流程。至於三哥正四是海軍，要搭船出海。身為老么的我後來則當了陸軍的步兵。我當兵的時候家人從來都沒來看我，從我第一天到公所報到到兩年後退伍，這過程完全沒有人跟我面會，不過這就是我們家的習慣。

我先在大林崎頂接受新訓，後來也曾轉到善化新中、嘉義中坑、臺中車籠埔，以及臺中成功嶺等地，最後又回到嘉義崎頂，總共在崎頂待了一年半。當兵的時候，過年也可以放假，但過年大家都不想回家，因為軍隊會發紅包，而且可以吃得很好，鴨肉、雞肉跟豬肉等等，加菜多到吃不完。記得我當時在崎頂當糾察隊，連長、營長都會送東西，衣服什麼的都有。因此，媽媽叫我回家過年，我還跟她說剛好輪到當值無法返鄉。

因為是步兵，訓練很吃重。印象最深刻的是行軍，往往連著一整夜走長程，明明非常愛困也得跟著一直走，如果突然喊休息，還會不小心撞到前面的人。其實處在那種狀況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睡著，也因為走得太累，往往一坐下去就睡著。行軍常常一走兩、三天，也有走山路、急行軍，各種形式都有。特別是急行軍，走得又遠，速度又快，每次都走到睡著，所以常導致意外發生。除了行軍，還有各種操練，比如說太陽出來就被要求出操，這種訓練方式跟現在完全不一樣。因此過去只要當過兵的每個男生都很勇，有操過有差，不像現在溫度超過幾度就不能受訓，因為年輕人動得少，有人連曬太陽都會昏倒。

退伍後我先到農會工作，接著在26歲時結婚(1971)，太太許麗芳<sup>7</sup>是子茂庄人，她在1949年出生，小我4歲。我們在婚前並不認識，但我父親認識太太的祖父許凜，兩人都是保正，彼此熟識，所以就介紹我去相親。我記得那時約在比較熱鬧的虎尾相親，一起去的人有父親、大嫂蔡劉素美與我，女方則是太太和她的父母親。我們約在若瑟醫院<sup>8</sup>旁的一間中餐廳，雙方看過後就決定訂下了親事，結婚時太太的嫁妝有機車跟電視。太太本來在潭內的仁愛國小教書，結婚後她就辭掉了教職，專心做家庭主婦。後來我們離家，搬到元長街上的長南村。我的孩子中有兩人是在五塊寮出生，兩人是在長南村出生，就這樣匆匆已經過了四十幾年。

我在農會待了三十幾年，可以說從少年待到退休。在農會主要負責推廣業務，也兼作田，現在夫妻都還合作耕作6甲地，種植花生、水稻、胡蘿蔔與白蘿蔔。白蘿蔔的種植季節是冬天，我們選的是中型的品種。有關農作，很難說種什麼價錢好，不一定，「遇著(tú-tiòh，剛好遇到某項農產價錢好)」就好，沒辦法預先得知。但不能只種「孤項(種植單一作物)」，做孤項危險。

---

7 許麗芳：嘉義家職畢業，婚前於元長鄉潭內村仁愛國小擔任代課老師，與蔡甫五育有1男4女。

8 若瑟醫院：全稱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，1955年由歐洲而來的松喬與畢耀遠兩位神父，以「全犧牲、真愛人、常喜樂」的精神創建於虎尾鎮，目前屬區域教學醫院。(若瑟醫院：若瑟簡介，2020年4月27日下載，<http://www.stjoho.org.tw/www2012/about.aspx?l=aaaa>)



圖一 蔡甫五與許麗芳結婚照。

資料來源：蔡尚玄提供。



## 二 父親蔡秋桐和他的時代

我家以前算是五塊寮的地主，在我小時候還有三十幾甲地，但是歷經兩次三七五減租以後，只剩下約19甲的土地，分家後我們4個兄弟一個人分到四甲多。所謂第二次三七五減租，是因為在第一次之後，又有原本被我們聘僱的佃農，跑去通報說我們還是大地主，就這樣又被減了第二次。這件事情之後我們就不大敢再請人，大哥逸奎也辭掉在公所的工作專心做農，後來他還曾經擔任糖廠的委員，除了安排種植，自己也種了好幾甲的甘蔗。

我在分家後大概得到三、四甲的田，三七五被拿走的比我們分的還多，因為家中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分給了佃農，這些分到土地的佃農大都是公厝內蔡姓族人，田地分給他們以後，彼此的關係並沒有太大變化，還是照常往來。

聽父親說，也有放領後我們再去買回來的田地，但是給人做以後田又變成別人的，這就是第二次的三七五減租。父親不像其他地主反對私有地的放領，這方面他有慈悲心；另一方面，也是要有有人幫忙做我們才能分到稻米，不然田地太多自己也做不來。這些稻米收成後，就收回來我們前面的稻埕（今蔡秋桐紀念公園）晾曬跟分穀。

我的兄弟姐妹，除了已經過世的大哥逸奎，大姊荷雲去年（2017）過世；中間有一位出生一個多月就夭折的二兄是亞白；再來是三兄乃方；二姊叫婉若，現在住在板橋；四兄正四；我排行老五，所以叫甫五。我父親取名都有意涵，這些家族姓名在他編的《惠遠族譜》<sup>9</sup>中

9 《惠遠族譜》：初版於1941年由蔡秋桐編修完成，中有陳喬琳清書，賴和與林獻



可以看到。雖然說起來我應該算老四，但因為早夭的二哥很早就已命名、入戶口，所以我還是叫甫五。我的兄姊中以大哥逸奎最受注目，他7歲就跟著我姑姑的兒子吳新河去日本，寄住在父親的日本朋友家。吳新河後來當上公所的民政課長，大哥則在京都唸完高農以後再到南洋當兵，二十幾歲才回到故鄉。聽我母親說，大哥剛回來的時候因為聽不懂臺語，以為好奇跑去看他的人是在說他壞話，還差點打人。有些有日本經驗的元長人後來就娶了日本太太，比如李定芳。<sup>10</sup>

我從小就看人種田，也會幫忙作田。務農人家一定要有牛，我家就有兩頭個性兇但是力氣比較大的水牛，所以到現在我都不吃牛肉。以前家中的田園都在五塊寮，平常有固定的長工幫忙，至今我只約略記得一些佃農的名字，比如黃要、蔡螢，因為家裡的田會固定給他們做，其他就不大記得了。此外，在尚未分家之前，因為家中田地多，收成的時候必須另外僱工，要不然根本做不來。

印象中我小時候家裡種植的作物有水稻、花生、小麥、棉花，棉

---

堂題序；新版於1971年發行，由蔡秋桐編輯、王君華監修。本族譜乃鰲江衍派蔡氏宗族為紀念其開臺祖蔡惠遠而命名，該族人至今仍自稱「惠遠族」。書中記載蔡氏一族自臺南新市開墾，到舉族遷徙至雲林崙背乃至定居元長五塊寮、潭內一帶的事蹟。（蔡秋桐編修，《惠遠族譜》，1941年，手稿；蔡秋桐編輯、王君華監修，《惠遠族譜》，雲林：惠遠祠堂，1971年）

- 10 李定芳：元長人，李姓望族李三之次子，李義之弟。早年留學日本，1933至1944年任職臺北州內務部及總務部；戰後曾任雲林縣議會議員。（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：李定芳，2021年6月27日下載，[http://who.ith.sinica.edu.tw/s2g.action?viewer.q\\_authStr=1&viewer.q\\_dtdIdStr=000088&viewer.q\\_fieldStr=allIndex;officialTitle;name&viewer.q\\_opStr=AND;AND&viewer.q\\_valueStr=%E8%87%BA%E5%8C%97%E5%B7%9E;%E9%9B%87%24;%E6%9D%8E%E5%AE%9A%E8%8A%B3&pager.objectsPerPage=25&pager.whichPage=1&viewer.q\\_dtdId=000088&viewer.q\\_viewMode=ListPage](http://who.ith.sinica.edu.tw/s2g.action?viewer.q_authStr=1&viewer.q_dtdIdStr=000088&viewer.q_fieldStr=allIndex;officialTitle;name&viewer.q_opStr=AND;AND&viewer.q_valueStr=%E8%87%BA%E5%8C%97%E5%B7%9E;%E9%9B%87%24;%E6%9D%8E%E5%AE%9A%E8%8A%B3&pager.objectsPerPage=25&pager.whichPage=1&viewer.q_dtdId=000088&viewer.q_viewMode=ListPage)）

花主要賣給生意人。記得在還沒有分家之前，比如花生收成的時候要找很多工人來捻花生。通常是捻花生、播田或剖瓜子的時候才需要這麼多人工。瓜子大概是農曆年底11月到正月的時候種下去，到農曆5月近夏天的時候收成，越冷的地方就越晚種，比較熱的地方就能早種，也是要看天氣。瓜子收成要挖籽出來的時候需要最多人工。但是因為瓜子需要的工太多，不划算，進口反而便宜，所以現在也沒人種了。

以前的人很多，工好叫，隨便叫就有。這些工人通常都是他們自己找上門的，不像現在東拜託西拜託也請不到人。當時人工真的很多，五塊寮也是如此，男女都有，通常女性較多，也有伴工，所以不覺得難請。通常，男工又比女工貴，有時候會貴到一倍。因為男性的工作量很大又粗重，而女人做的是比較幼軟的部分，其區別有如現在的師傅跟小工。聘請這些工人，要為他們準備中餐，工作結束後他們就各自回家。通常煮的三餐就跟我們日常一樣，有魚、肉跟青菜，吃得很好。

因為農事粗重，吃不飽沒辦法做，我還記得最多一餐要準備30個碗，這些煮食由家中婦女負責，包括大嫂、二嫂、三嫂跟我太太都要輪流煮，煮好再挑菜飯去園裡給工人吃。因為田園很大，她們要走很遠的路，甚至快要走到別庄了，等大家吃飽再去把碗收回來。那時候的婦女一早起來就要開始煮飯，煮的東西跟我們平常吃的飯菜差不多，但因為每天都要煮很多，必須準備到日正當中。下午的話有茶能喝就很好了，並沒有特別準備點心。

已經過世的大嫂蔡劉素美曾說，在我還不懂事的時候，父親常唸說不知道死後會不會無人祭拜。因為當時大哥逸奎在南洋爪哇當兵，



圖二 蔡家兄弟的馬上英姿。  
左：蔡乃方，右：蔡正四。  
資料來源：蔡尚玄提供。

聽說他們在那糧食短缺到甚至要靠吃樹根維生；二兄乃方從小體弱多病，父母親常擔憂他的身體。四兄正四則是在元長國校唸書時，每天騎馬上學，父親常常擔心他會發生意外。

聽說從前家裡養了兩匹馬，馬廄位置大概在現在麗娟（吳麗娟，蔡甫五侄媳）家果園的地方，父親常騎馬巡田園。四兄正四騎的馬沒有馬鞍，又因為他的個子太小，無法上馬，只好將馬牽到樹下，爬上樹以後再跳到馬背上，這樣才有辦法上馬「蹬蹬蹬」騎到學校。四兄擅長騎馬也有好處，若在學校跟人吵架，只要騎上馬就可以很快跑走。至於我則太幼小，不曾騎馬，後來是騎「鐵馬」上學，算起來也是「馬」的一種。就是這樣種種原因讓父親感慨，擔心孩子安危，也擔憂過世後會沒人祭拜他。

除了馬這樣的交通工具，1971年，太太麗芳嫁過來時帶了一台機車當嫁妝，她曾騎機車載父親從五塊寮到元長。記得當時都還是石頭路，父親坐在車子後座也是膽戰心驚，太太只能慢慢騎。到了父親晚年，他有一台自己的機車，但是當時的機車品質不比現在，加上也還都是石頭路，路況不佳，所以父親常常「顧路（kò-lō，拋錨停在路上無法前進）」，父親只要「顧路」，就會走路將車牽回來。

我父親當了很久的保正，很多保正和地方人士的名字我都有聽過，也多少認識。除了保正甲長，像烏雞寮的吳仁義、<sup>11</sup>元長的大地

---

11 吳仁義：1907年生，元長下寮人，1926年臺南師範學校畢業，曾任教於鹿寮公學校、內寮公學校。1932年起擔任嘉南大圳職員、元長庄協議會員、元長庄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理事、元長庄助役、元長庄產業組合理事等職。戰後於1946年至1960年間擔任元長鄉鄉長職務。（臺灣新報社，《臺灣人士鑑》，臺北：臺灣新報社，1937年，頁103；興南新聞社，《臺灣人士鑑》，臺北：興南新聞社，1943年，頁43；蔡鴻儒，《白沙墩堡思想起：打開元長人的記憶》，

主李義<sup>12</sup>跟隔壁庄四湖溪底蔡文忠，<sup>13</sup>他們都常來家裡。過去我常去蔡文忠家，跟他的後代也很熟，現在比較少往來了。父親的交友很廣，不限於在地，他比較熟的朋友，我聽過名字的有：口湖人李萬居、<sup>14</sup>

---

頁70)

- 12 李義：1902年生，元長人，李姓望族李三之長子，李定芳之兄。於1921年畢業於元長公學校，曾任元長信組專務理事、庄協議會員、嘉南大圳會議員、北港米穀統制總組合特別總代、臺南州農會議員、臺南州畜產會議員等職。李義在日治末期更名為三井義雄，戰後繼吳仁義之後擔任兩屆元長鄉鄉長。（臺灣新民報社，《臺灣人士鑑》，頁403；興南新聞社，《臺灣人士鑑》，頁378）
- 13 蔡文忠：1896-1973，四湖溪底人，出生地主之家，接續其父親蔡不擔任溪底保正及地方協議會員前後達29年。他以自有土地10甲和承租土地90甲共100甲地組成「究耕農場」，講求集約精緻耕作法。戰後曾當選雲林縣議會第三屆縣議員，家族土地則因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大部分放領，只留少許自耕地。蔡文忠的臺語、日語及北京話都極好，可以登台演講和為文作詩。他講求讀書和鍛鍊身體並進才有好的生活品質，將畢生苦心築造「養氣園」提供社區居民休閒使用，也使1972年代表雲林縣參加全國社區發展競賽的溪底社區榮獲「特優獎」，地方對此津津樂道。（吳顯童，《四湖揚帆》，雲林：雲縣文化，2005年，頁137-140）
- 14 李萬居：1901-1966，口湖梧北人，曾赴中國、法國接受高等教育。戰後於1946年當選省參議會議員、制憲國大代表、臨時省參議會議員，並連任3屆省議員。1947年10月起創辦《公論報》，批評時政，參與組黨運動，在政治界與輿論界頗有聲名。（陳儀深，〈尋求李萬居思想的重新定位：紀念李萬居先生一百週年冥誕〉，2020年4月27日下載，[http://www.twcenter.org.tw/thematic\\_series/history\\_class/tw\\_window/e02\\_20010813](http://www.twcenter.org.tw/thematic_series/history_class/tw_window/e02_20010813)）

臺南鹽水的黃朝琴、<sup>15</sup>北港的蔡培火<sup>16</sup>以及蔡光華<sup>17</sup>等，他們都來過家裡坐。黃朝琴後來去美國了，蔡光華更是我的證婚人，我跟太太的結婚證書上還有他的名字呢！

我是後來聽別人說才知道父親會寫詩、寫小說，他的筆名有秋桐、落葉、愁洞跟匡人也。以前他們8月15會在元長鄉公所附近，也會在公厝作詩，對於這些詩友我很陌生。小時候我雖然會跑去書房找父親玩，但也知道他在讀什麼書。當我出去唸書以後，就不常在家，所以父子的關係比較生疏，他也不曾跟我說過這些。我知道父親

15 黃朝琴：1897-1972，臺南鹽水人。1933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，參與創辦《臺灣民報》，後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求學，獲得政治學碩士。曾赴中華民國外交部服務，擔任駐外領事。戰後奉派為外交部駐臺灣特派員兼臺北市長，1946年獲選為臺灣省參議會首任議長，歷任第一、二、三屆臨時省議會及第一、二屆省議會會長。亦任國民黨中央委員、中常委、臺灣第一商業銀行及國賓飯店董事長等職。（黃旺成著、許雪姬編註，〈黃旺成先生日記〉，1923年5月1日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，2020年4月27日下載，<http://taco.ith.sinica.edu.tw/tdk/%E9%BB%83%E6%97%BA%E6%88%90%E5%85%88%E7%94%9F%E6%97%A5%E8%A8%98/1923-05-01?w=%E9%BB%83%E6%9C%9D%E7%90%B4&p=%E9%BB%83+%E6%9C%9D+%E7%90%B4>）

16 蔡培火：1889-1982，北港人，1909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，曾於臺南任公學校教職，後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二部，1920年畢業後積極參與島內民族運動。戰後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，1947年當選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，1950年起任行政院政務委員，1952年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及臺灣省紅十字會會長，1965年任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董事長。（林獻堂著，許雪姬等編註，〈灌園先生日記〉，1927年1月1日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，2020年4月27日下載，<http://taco.ith.sinica.edu.tw/tdk/%E7%81%8C%E5%9C%92%E5%85%88%E7%94%9F%E6%97%A5%E8%A8%98/1927-01-01?w=%E8%94%A1%E5%9F%B9%E7%81%AB&p=%E8%94%A1+%E5%9F%B9+%E7%81%AB>）

17 蔡光華：北港人，曾任職於雲林縣政府。



的作品都會以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為本，充滿諷刺，但是他會把小說人物的名字改掉，不會用真名。

父親的小說雖然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，但是他本人很莊嚴，家裡大大小小都不大敢跟他講話，只有我大嫂例外。大嫂是新化人，她畢業於高等學校，本來當老師，學識很好。她很早就嫁過來，所以家裡的大小事都是她在發落，小時候我也都是她在管教的。孫輩的話則是乃方的兒子蔡普晉<sup>18</sup>跟他比較有話聊，我父親非常疼他。普晉從小就跟著阿公泡茶，只要有客人來就會泡茶，像吳素校長<sup>19</sup>的父親吳都就是常客。聽說吳都是靠著借錢給別人收利息，而過著很好的生活，他平常都一早到家裡泡茶，喝完再騎機車去虎尾收利息。

父親雖然寫不少跟農民、農村有關的小說，但其實他只會巡田，不會種田，所以也沒辦法教我。因為父親沒有辦法處理農務，加上三七五減租以後我們被告密，也無長工可用，父親索性讓大哥辭掉公所的工作回家種田。

我的母親陳猜是臺西人，聽說她和父親是媒妁之言結婚的。母親沒有讀過書，她和父親的知識差很多，兩人好像也不是很有話聊，但是他們的感情很好。聽蔡永松校長<sup>20</sup>說，這附近所有的保正都有大某

---

18 蔡普晉：1962年生，元長五塊村人，蔡秋桐孫，職業為獸醫。（曾品滄、陳淑容訪問，陳淑容記錄，〈養豬場的獸醫生涯：蔡普晉先生訪問紀錄〉，收於黃仁姿主編，《田庄人的故事（二）：臺灣農村社會文化口述歷史專輯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2020年，頁131-155）

19 吳素校長：1969-1973年任職雲林縣褒忠鄉龍巖國民小學校長（雲林縣褒忠鄉龍巖國民小學：校史，2020年8月17日下載，<http://120.113.165.194/xoops/htdocs/modules/tinyd0/print.php?id=1>）

20 蔡永松校長：1939年生，元長五塊村人，國小教師，於東勢鄉明倫國小校長職務退休。（曾品滄、陳淑容訪問，蕭慧岑記錄，〈花生與甘蔗的故事：蔡永松訪



細姨，我父親是少數例外。另一個沒有小老婆的保正可能是我太太的阿公許凜，也是很早就當了保正。

以前元長有南北保正，南村保正是李哉，北村保正則是傅蔴。我的三姊潤珊嫁給南村保正李哉的兒子李金城，姊夫李金城是元長鄉前鄉長，現任鄉長李明明則是要叫李哉阿祖。

父親被關的時候我還去臺北看過他，當時我很小，許多細節都記不住了，只知道是大哥逸奎帶我去的。印象很深的是，大哥把我抱高，透過一個四四角角的窗，我只能看到父親的臉，而父親則是從裡面看出來。這次的「面會」讓我印象深刻，等到後來我比較懂事，聽人講才拼湊出更多的記憶。

父親究竟為了什麼事被抓我也不清楚，聽說他會去參加一些活動跟運動，但也不甚了解。其實這些活動都會被知道，因為也會有人去檢舉，父親就是被檢舉然後抓去關兩年半。我不知道是誰檢舉他，但父親獲釋後好像就變了一個人。直到晚年，他每年都會固定在某一天，三餐擺在地上吃，不在桌上吃，就像犯人一樣，他說這是「紀念日」。但我忘記確切的日期了。父親出獄後完全不跟我們講這些事情，如果他講，至少我可以多少了解一些。

---

問紀錄》，收於黃仁姿主編，《田庄人的故事(二):臺灣農村社會文化口述歷史專輯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2020年，頁101-130)

### 三 農會推廣與農務工作

退伍後我進入農會做推廣，主要是負責五穀雜糧類。以前做推廣要到處跑，也會在我們公厝放電影做宣傳，印象中放的電影種類很多，都是臺語片，我也曾去播放農會特別製作的宣傳片，但是內容忘記了。片子可能是去農林廳或改良場借過來的，這些單位還能提供機材借用。因為我要各村做宣傳，所以就要一村一村播放片子，等到電視出來以後，就直接扛電視去各村庄的農會會員大會播放，印象中當時大家看《西螺七崁》<sup>21</sup>看到津津有味。通常一部片大概兩個鐘頭，內容有宣導片、劇情片，也有李小龍，為的是增加農民的興趣。到後來搬電視出去以後，大家爭先恐後過來看，因為彩色電視剛出來，鄉下都還沒有。農會也有在販售電視，當時最大的電視就是20吋。

去各村做宣傳時要先聯絡，告訴各小組讓他們先安排場地跟通知農民，我每一個村子都要去。宣傳的內容主要是介紹農會業務，可以說包羅萬象。因為農會以賺錢為目的，像信用部要宣傳借款，供銷部就要講解肥料方面，我負責有關種植的推廣業務，各個業務負責人要各自講解。

若是出去，一個晚上要放兩片，通常是晚上7點左右要到村子，回到家都要11點了。因為讓農民看個片子、停一下再說明，就差不多這些時間了。若召開農會會員大會，雖然沒有另外準備點心，但是一定會送禮物。禮物有鉛筆、刀叉各種各樣日常用品，這些禮物有實

---

21 《西螺七崁》：指中華電視臺在1972年3月7日至10月13日播出的帶狀午間連續劇，也是華視第二檔臺語連續劇。該劇每集約30分鐘，共222集。

用性又有紀念性，大大提升會員的出席率，還有些會員用到快壞掉都還捨不得換。因為每個晚上幾乎都要去村庄推廣，所以當時我對元長各村都很熟悉。而當時的農村非常活潑，幾乎各村都有農事研究班、家政班、四健會，<sup>22</sup>大家利用晚上開會、討論，非常熱鬧。

我在推廣部，做的就是透過放電影進行各種有關農業的推廣業務，也辦理農機補助業務。為了要指導農民種作物，自己得先去接受臺南農業改良場或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的專家訓練，當時臺南農改場還在市區公園路，後來才遷到新化。我和農民的接觸與相處都不錯，關係好要講話做事都方便。若說種什麼賺錢也很難講。因為我們無法預估，但若是大宗的時候就要儘量建議農民不要種，避開搶種引發價錢崩跌。

以前上級三不五時來五塊，有個要叫我阿叔的人蔡廣義，他很會投書寫信給蔣經國，蔣經國接到信，就交辦給省政府，省政府再派上級官員到鄉下看五穀是否有損失、要補助幾成等等。每次上級要來，都會先打電話到農會找我，要我帶他們去找蔡廣義。但是當我去找他時，他又都不太敢說話。其實他的作法是對的，雖然對我來說上面就是得處理上面啊。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只要有農損就有補助，不然之前補助其實很少。

早期耕耘機或工作機不用繳交牌照稅，是蔣經國的命令。但是他讓

---

22 四健會：農復會於1952年引進美國四健會運動，時任農復會主委蔣夢麟於〈臺灣農村青年的四健運動〉一文提到：「農村青年是下一代的農村幹部，為了要使他們將來能夠擔當繁榮農村的責任，我們必須先加以適當的訓練，因此農復會便把在美國和日本行之有效的這一運動介紹到中國來，並把它正式定名為四健（也稱4H）運動。」（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，2021年6月26日下載，<https://www.fourh.org.tw/basic/?node=10100>）

交通警察查拼裝車或過大的車子，避免太多人掛「農用」逃稅金，至於比較小台或「素潔（sò-kiat，簡約）」的真正農用車就不會被查。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詳細時間我並沒有記，但我確定是蔣經國下令的。蔣經國其實不曾來過元長，但他去北港朝天宮看孝子燈時曾經路過這裡，當時他還在北港的素食店吃過飯。

以前這裡種過棉仔，也曾種過洋麻、麥子。我都還曾經採收過棉花，棉仔要大到膨開，棉花跑出來以後才能一顆一顆採，它和麥子一樣是冬天採收的。後來大家不種的原因是成本太高，進口的反而比較便宜，不然這些作物我小時候都有種過。種麥子最麻煩是收成曬乾以後要脫殼，當時還要用摔的，還有人鋪在路上讓車輾過以脫殼，後來才有用「絞（ká）」的。

早期這裡還種洋麻槁，可以染色為布料染色。染色有兩種作法，一種是將洋麻的皮拔起來以後直接染色，這種簡單的方法效果較差，多提供家庭自用。另一種作法是將洋麻槁浸到水裡爛掉以後再拿起來，吃了水以後吸收染劑就可以染色，很久以前元長有兩戶在做，後來因為卡其布出來很方便什麼顏色都有，不像傳統染法只有紅色青色幾種顏色，人工也不划算，就漸漸沒有人做了。我父親小說中曾寫到：「栽菁種棉養豬」，但我不曾見過這裡有能做藍染的「菁仔」。<sup>23</sup>但是，我太太認為這裡的菁仔指的是像加茱或綠色的葉菜類，以前的豬就是吃這些青色的菜，像番薯葉、狗屎菜（小葉藜），煮一煮，還用磚砌容器來「漬（sīn）」，然後當作豬的飼料。換言之，「菁仔」就是

---

23 菁仔：指作為染料的木藍，亦有大菁、本菁之稱。豆科，是與禾本科植物如甘蔗輪作的重要副作物，因其根瘤菌具固氮作用，可促進土壤肥沃，幫助甘蔗生長。（《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 第二輯 特用作物》，臺北：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，1906年，頁201-225）

「青菜」，有人用番薯葉，有人用賣不出去的高麗菜。「菁仔」不可能是檳榔，也不會是染色的「大菁」，肯定是番薯葉等的草菁，是豬的飼料。

農村的變化是一陣一陣，記得小時候，大人去田裡「淹水(im-chúi，灌溉)」，我們都還要帶著布袋去「囊(lông，用袋套起來)」住身體睡覺，不然晚上太冷了。顧水很辛苦，要二、三人一組，輪流睡。如果晚上要開鐵牛車工作，要兩個人一組，一個人駕駛，另一個人蓋著稻草，避風休息，如此兩人輪流徹夜工作，做到快天光。我都跟村子裡的吳新淞輪流，有好幾次，太累睡著了，車子還是繼續前進，到田岸「蹦」一聲跳起來，趕快拉回。印象中家裡第一台鐵牛吃臭油(番仔油、煤油)，是日本剛出來的第一代。鐵牛要發動時先用汽油引發，汽油「蹦」起來後讓車子發動一陣子，再切過去改用番仔油；後來第二台鐵牛改用柴油，就不用這麼麻煩了。

早期這裡的農產有玉米、高粱、大豆(黃豆)、花生，甘蔗是大宗。過去，花生田是平的，並不在田裡做壟，產量非常低，種植和採收都需人工。現在，由平畦改成「股」的，也有花生的種植和採收機器，若還要請工人，沒有人敢種，因為收穫1分地，請工人就要花4萬元，若1斤賣30元，根本都要倒貼，完全無法賺錢。後來慢慢機械化，大家才比較敢種。

以前花生品種很少，普遍都種九號花生。舊九號產量低，但是很好吃，比較香，現在種植的差太多了，沒有那種風味，要榨油也是九號最多最好。過去若花生要榨油，需至元長、北港。目前做油廠的人

也很少了，元長鄉的西庄村<sup>24</sup>有一間「永茂」<sup>25</sup>做比較大，他們在北港開設油廠，目前還保有百年古厝跟紀念室。

以前也沒有花豆改良的黑仁花生，這種黑仁的黑金剛大概是最近一、二十年才有的品種，我曾經種過幾次，但是後來就沒有種了。黑金剛因為種植時間比起一般油豆的120天更長，雖然價錢好，但是產量太低，種起來不划算，因此越來越少人種。

我現在種的花生主要是十四號跟新九號。新九號是改良品種，它的仁比舊九號大粒，但若要榨油的話還是舊九號比較多；舊九號比較好吃，價錢也最好，但是產量低，也沒有人要種。缺水對花生的影響不大，因為花生只有到收成的時候需要淹水，那時候就有差了，而通常那個時節會有梅雨或是颱風。現在的氣象報告已經比以前準很多了。

花生收成後會有販仔來買，我們的販仔都不先打契約，是花生曬乾之後叫他們來看，才講價錢。2018年的價錢真差，1斤只有30元到32元而已。不只花生，各種農作都很差，不但價錢差、產量也低。雖然產量低，但是價錢也沒有變好，這是因為花生在開花期剛好遇到大雨，才會這麼吃力，如果是剛種下去反而比較沒關係。或是「釘（tèng，花謝後，子房往下釘入土中長成豆莢與果實）」以後也沒有關係，最糟糕的就是還沒釘的時候，遇雨，花會爛掉。2020年也是歹

---

24 西庄村：元長鄉之一村，位於元長鄉西南側，鄰近臺19線左側。

25 「永茂」：指1948年由吳自在於北港創設的「永茂油廠」，1976年再由吳東海創設「永茂農產加工廠」，2013年由第三代吳池松創設「雲林縣元長雜糧生產合作社」並於2016年申請「之林芝森」商標專利。經營理念是強調延續古法，創新精進，以高品質花生和芝麻製造油品。（之林芝森：關於我們，2021年6月21日下載，<http://www.grains.com.tw/about.php>）

年冬，花生的品質不錯但是產量差，我們賣到第一批36元(1斤)的價錢還可以，但是產量差，至今也沒聽到要補助。我們夫妻今年種3甲出頭的花生，賣了一些，有些給人烘乾，有些放在倉庫。那個烘乾的人做了二十幾年，做得很好，就是費用太高，我只固定給他做。

花生田是得噴藥的，其中擋藤藥劑一定要噴。過去都是我們夫妻兩人一人揹一「kha<sup>n</sup>(罐)」自己噴，孩子在的話也會幫忙拉噴藥的管線、幫忙噴，現在年紀大了，有時候就叫工。收成的話會叫人幫忙收，我們會去看，訂餐給工人吃，現在本地收花生是用花生機，連車帶工的工錢1分地1,600元，機器是在本地鹿寮村生產的，那裡做很多花生機。

我以前在農會的時候，就開始推廣機器種作，所以認識大部分元長做花生機器的廠商。臺灣做出來的花生機器不能用，毛病太多，所以到現在都沒辦法推廣，主要還是用日本的舊割稻機重新拼裝。一台花生機改裝價要一百多萬，這是因為花生的構造不同，要將割稻機底盤拆開重組，所以比較貴。舊的割稻機，主要是從日本進口，一台約七十幾萬元。

我太太的弟弟許志隆<sup>26</sup>就在組裝花生機，所以我們租用機器不用錢，通常我會自己去開過來。他的店是在元長路角那間國隆農機行，他們雖然沒有自己生產機器，但也有買機器來租人。志隆的生意做很大，全臺都有業務，這是因為他公司給的條件就是要全臺都能接都能跑，他甚至還聘僱了10個師傅。

---

26 許志隆：雲林縣元長鄉國隆農機行負責人，代理久保田牌相關農機，專營農業機械批發、零售與維修。(臺灣黃頁公司服務：國隆農機行，2020年4月27日下載，<https://www.web66.com.tw/CW162/%E5%9C%8B%E9%9A%86%E8%BE%B2%E6%A9%9F%E8%A1%8C-B162949.html>)



我雖然在農會待很久，也有認識農會員工，但已經退休十幾年了，加上做的是推廣部分，跟賣花生比較沒有關係，所以我的花生也沒有交給農會。農會的收購價雖然比較好，其品質要求相對高，他們常常要挑到喜歡才會買，也特別偏愛黑仁的。

但我種的稻子就直接交農會，2018那一年，就要直接交給農會才合算。那年濕穀賣9.3元（臺斤計價），收購價又另外算。政府的收購價分好幾種，有乾穀26元、23元跟21.6元，這是公斤計價，不是臺斤。一般是交公糧後，剩下的濕穀就直接賣給生意人。

花生收成之後，我就種白蘿蔔跟胡蘿蔔，雖然現在白蘿蔔已經可以用機器採收，但我還是用人工。至於胡蘿蔔，現在也可以用機器收，我的小舅子志隆就賣了好幾台胡蘿蔔採收機，還有人從四湖那邊來跟他買機器。

時代變化，農業機械進步，跟以前相比，田間的工事差很多。如果沒有機械，不知道現在要怎樣，可能忙翻天了。沒機器的時代，光是花生，1分地要耗費三萬多將近四萬元的工錢！農地重劃<sup>27</sup>以後水跟機械都可以進到每一塊田裡，在那之前，有些農田沒有聯外道路，還須走田埂進出，很不方便。農地重劃後各方面的發展變好了，現在田裡都還可以看到農地重劃的立碑。

我兒子和媳婦都住嘉義，一開始雖然期待兒媳回來接，但是他們都不願意做，因此大部分的農事都是我和太太做，但我們畢竟年事也高了。幸運的是，今年（2020）開始我們的外孫張壬昌加入種田的行列，多一個年輕人手真的差很多，他很乖，像噴藥都是他在做的。

---

27 農地重劃：五塊村農地重劃的時間是在1986年，在當時縣長許文志推動下，雲林縣成為全臺農地重劃最完整的縣市之一。

#### 四 公族祭祀與地方信仰

我以前曾經在五塊寮養過幾頭豬，這是分家以後才有地可以養。後來因為我的獨子長住嘉義，所以我們就把分到的地給姪子蓋房子，自己搬出來街上住，也把公媽分出來，至今已經四十幾年。但是，目前為止，我們的祖厝也還沒分，接到公厝的祭典通知時，有空的時候才會回去，我們惠遠族的公厝就在聖奉宮<sup>28</sup>旁，公厝的門長年開放，早晚固定有人會去點香。聽說現在公厝的祭祀是村長用廣播放送通知，分為春秋兩祭，時間各是農曆2月6日和10月11日。

祭拜供品有人會準備5碗菜1碗飯，也有人用水果、餅乾，我們是比較簡單，多半在市場買現成的。慎重的人還會準備牲禮，各種形式都有。記得以前比較豐盛，大家會肩挑祭品過去，現在雖然比較簡單，但是像潭內的人還是會準備牲禮。

現在庄頭熱鬧也沒有請客了，不像以前都會。那時候只要聽到有人要請客就會跑第一，因為很有趣。記得在我小時候，五年王爺祭還有組陣頭，我們庄裡有自己的樂隊、花鼓陣跟弄龍等。我還曾參加樂隊，一開始有人教，後來再自學，所以各種樂器我都可以演奏。

---

28 聖奉宮：五塊村的信仰中心，位於五塊村南火路4-6號。主祀康元帥、趙元帥、蘇府千歲；陪祀有玄天上帝、中壇元帥、三官大帝、地藏王菩薩、吳府三千歲、觀音佛祖與福德正神等神明。相傳康、趙元帥神像為蔡氏惠遠先祖由福建泉州移墾來臺時攜帶渡臺，而聖奉宮則於1991年啟建，1993年農曆3月16日舉行入火安座大典。（〈五塊村聖奉宮沿革簡介〉，《雲林縣元長鄉信義國民小學55週年專刊》，雲林：信義國小，2014年，頁18）



圖三 2020年2月28日，農曆2月6日的鰲江衍派蔡氏宗族春祭，攝於雲林縣元長鄉五塊村惠遠族孝思堂。

五塊村的公廟聖奉宮是我們搬來街上以後才蓋的，蓋的時候已經很晚了，1994年落成入火的時候我們沒有出到丁錢。但是我們搬過來以後，鰲峯宮重修，本來鰲峯宮的阿泉要跟我收錢，他問說我們的田在哪裡，我說在五塊寮，就沒有收了。因為是依照園的所在地收丁錢，所以我們沒被「拈(khioh，徵收)」到錢，很公道。

以前沒有聖奉宮的時候，我們拜拜都是搭壇，壇的位址在廟十字路口往東的方向。聖奉宮蓋的時候我父親已經不在了，即使在，他也不會理會吧，因為他對拜拜沒有熱忱，甚至可以說是反對的。

像過去五塊寮每年農曆3月16日跟3月29日要做兩次拜拜，也是因為父親，把這個習俗改成只拜3月16日。父親提倡節約，認為一個月拜兩次過於勞民傷財。為了改善這個風俗，他還帶著派出所的朱姓員警四處巡邏，有拜拜的人看到他們都要把香案收起來。雖然那是好

久以前的事了，但是當時我已經比較年長，知道大家把祭典改成一次，不然一個月拜兩次，鄉下人哪有那麼多錢。

雖然反對傳統宗教的迷信，但是我的父親應該沒有信奉基督教，我也不知道他認不認識牧師。我知道他有在私塾學過漢文，也能教人，但不確定他會不會羅馬拼音。元長的教堂歷史蠻久，而五塊寮附近似乎沒有教堂，更久的是鹿寮那一間天主教，那附近有一些基督徒。總之我父親就是不信這些，他跟我一樣任何地方都去。現在五塊寮能找到的老一輩已經很少了，少年一輩對這些過去的事根本都不知道，也許去臺北問我的二姊婉若她會比我更清楚。

我二十多歲曾因興趣參加元長樂團，<sup>29</sup>吹奏「トランペット(小喇叭)」。當時團員還有很多人，我們會在年節拜拜比如五年王爺遶境時候表演，這個活動很盛大，元長在地的元長樂團跟大漢閣<sup>30</sup>一定會出去。成員主要是本庄人的元長樂團，現在還持續，前一陣子還去縣

29 元長樂團：戰後元長鄉公所接收元長庄役場留下的一批樂器，乃由鄉公所職員組織康樂隊，於1947年底正式成立「元長樂團」。團長為鄉長吳仁義，主要團員有副鄉長李茂源、課長李澤川、李改等，主要目的是配合政令宣傳需要到各村庄巡迴演出。元長樂團曾經因為時代變遷停止活動，直到1998年的五年王爺祭典，也是該團創立五十週年時復出，至今仍固定團練並招收新團員，活躍於元長各節慶場合。(李孟勳，〈舊信仰與新子弟：雲林縣元長西樂團〉，《臺灣文獻》別冊43，2012年12月，頁56-64)

30 大漢閣：南管子弟團，前身為清末成立的元長閣，戰後改名大漢閣，館主是農會總幹事李水詰，館址設於萬善祠。大漢閣在1998年的五年王爺祭典時仍有出陣和排場，之後曾因老成凋零一度中斷，但目前元長鄉長北村積極透過大漢閣南管樂團進行推廣教育，試圖找回昔日榮景。(李孟勳，〈從元長鄉音樂子弟團的分類變化看地方社會的變遷〉，《嘉義研究》10期，2014年9月，頁1-30；〈找回過往的榮景 長北社區開南管班〉，2021年6月27日下載，<https://today.line.me/tw/v2/article/GVomPQ>)



圖四 五塊村「娛快音樂團」成員在惠遠族孝思堂前合影。

資料來源：蔡尚玄提供。

裡比賽，能做這麼久真是不簡單。至於像國慶日，則是只有北港跟虎尾的樂團才會出團。我們以前看的譜有五線譜也有簡譜，元長教的則是五線譜。

此外，大概距離現在三、四十年前，我父親還創立了「娛快」（音近「五塊」）樂隊，團員以五塊寮人為主，這些成員現在都還能找到人。因為這是我用四健會的經費協助籌設，所以記憶猶深。除了娛快樂團，當時元長樂團也曾受到四健會提供的25萬元經費補助，在當時算是不小的一筆錢。



早期五塊寮還有一組四健會補助的農機代耕隊，有曳引機、割稻機、插秧機去幫人代工，一隊人數有十幾個，因為當時機械少，大家要輪流通宵徹夜工作。到後來發展成農林廳補助的代耕中心，<sup>31</sup>也是因應少子化趨勢下的發展。五塊寮的代耕隊跟代耕中心都是我的同學蔡恒宜創立的，當時在農會推廣部工作的我，也在業務推動上幫了一些忙。當時還有四健會農機服務隊，主要是幫人噴藥。四健會在那個時代發揮一定的作用，包括地方文化跟娛樂活動都是由四健會資助，也有婦女家政班，我家太太因為太忙沒有參加。現在這些活動都是學生在做，不像以前是農村少年，方向已經大不同了。目前，元長鄉的西庄村還有跟四健會申請經費，帶班員去旅遊，這個活動每年都有。意思類似今天的校外教學，帶著大家去外面看看。

---

31 代耕中心：1952年由中國農復會引進成立的臺灣四健會，在「四健工作計畫推動期」(1972-1981)期間，政府推動四健會員農機訓練(1972-1977)以及水稻病蟲害防治服務計畫(1974-1979)，以因應農村勞力與不足的問題，由四健會員組成農機服務隊及水稻病蟲害防治隊，從事代耕、代噴藥的工作，由南至北，按農作季節巡迴農村服務農民辦理水稻代耕代割工作。(楊克仁，〈四健會發展歷程與功能之演變〉，《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研究會報》50期，2002年9月，頁33-45)

## 五 交通、農村生產與生活變遷

我唸北港農工的時候是搭糖廠甘蔗車通勤，後來到西螺高農就住校。以前要去虎尾、北港都可以坐小火車，因為我們是蔗農，只要憑著一張貼著相片的票券就能搭車。但劃屬哪個糖廠才能搭該糖廠的車，從元長可以免費坐到北港、虎尾，到嘉義就不通了。那時候很多人為了趕五分車，會追火車再抓住車門爬入車內，因為運送甘蔗用的五分車跑得慢，可以追得上。有些人還會從車上跳下來，但因為兩邊都是石子路很危險，所以我不曾跳過。另外有一種速度快的酒精車就很難追上，酒精車也是一節一節很大台，有點像現在的捷運，一樣不用付錢。

甘蔗製作的酒精可以當火車燃料，而戰時的飛機則是吃「肚篋(tó-pi, 蓖麻)」做的油，聽說早期日本人都會到大條溪邊收肚篋回去做油。以前虎尾有飛行機，還有一條跑道，位置就在目前的高鐵。現在北港的戶政事務所和地政事務所則是以前的空軍訓練所，而機場則是在虎尾，所以入伍的軍人都在兩地訓練。戰後虎尾空軍還保留一陣子，虎尾的拯民國小<sup>32</sup>就是以前的空軍子弟學校。

在我小時候，五分車的車班很少，一天可能只有五、六班車，元長五分車站是現在的公所預定地，從元長國中再過去，也就是農會供

---

32 拯民國小：位於雲林縣虎尾鎮，創立於1948年，其校名是為了紀念殉國的中華民國空軍將領葉拯民，該校址位於老舊的空軍眷村內，因人口外移嚴重，一度降為大屯國小拯民分校，於2017年由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接手成為KIST理念公辦民營學校。（王韻玲，《親子天下》，2021年6月27日下載，<https://www.parenting.com.tw/article/5086886>）



銷處旁邊。通常我早上7點出門，騎腳踏車到火車站，搭甘蔗車到北港以後再走到學校。我們這裡的甘蔗是送到虎尾糖廠，<sup>33</sup>糖鐵路線在元長停了3處，分別是大站元長，只有候車亭的小站子茂跟龍岩厝。收成季節糖鐵就把甘蔗從原料區載到虎尾糖廠，我小時候常吃甘蔗。因為偷拔車上甘蔗的人如果被抓，就會送到保正家，我父親通常把人放走，並沒收甘蔗，結果被沒收的甘蔗都是我們在吃。

通常在甘蔗採收時，會在甘蔗車後方掛上「烏台」。「烏台」是整台黑色，有用板子釘的車體。通常烏台是甘蔗採收時掛在五分車後面，載甘蔗順便載蔗農，讓他們可以跟著收成的甘蔗到糖廠看甘蔗過磅。人家說：「第一憨種甘蔗予會社磅」，說起來也奇怪，在隨便他們磅的日本時代種甘蔗反而有賺錢，到後來就比較沒有賺了。也許是後來甘蔗差了，加上工資過高，以前的甘蔗隨便種就很好，現在種不起來。

是管理方式有差嗎？比如甘蔗葉鞘會刺人，現在沒有人要進去甘蔗園裡剝紅甘蔗的「籐(háh, 包覆莖外的硬葉)」了。紅甘蔗若被籐仔包住，不剝籐的話不會漂亮，甘蔗也長不大。這時候，要讓籐適度的乾掉才好剝。甘蔗在「發(hoat, 成長)」是很很慢的，甘蔗不重水，澆太多水或浸太多水也不行。由於甘蔗不怕水、不怕曬，所以比起來算是好管理。但剝甘蔗籐一年最少要兩次，時程不一定，要看甘

---

33 虎尾糖廠：前身為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（後改名日糖興業株式會社）所屬虎尾第一、第二製糖所，1907年建廠，轄有兩所製糖工場、一所酒精工場、農務部門。戰後於1945年由臺灣糖業監理委員會接管，1946年改稱臺糖公司第一分公司，後經數次改組始稱虎尾總廠，2004年組織變革實施事業部制，改名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。（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事業部，2021年6月27日下載，<https://www.taisugar.com.tw/sugar/CP2.aspx?n=10780>）

蔗生長的情形。我印象很深的是310品種，這種甘蔗很大「籬（kho，圓柱狀）」，是製糖的白甘蔗。即使當時我還是小孩，也知道310剛出來很紅，這種國外的品種，骨比別的品種大籬，非常粗壯。

提到虎尾糖廠，我還想到當時有位當時虎尾總廠的頭家李安調是元長人，其實他也是父親小說〈興兄〉的人物原型。安調是戰後當上臺糖虎尾總廠的廠長，而虎尾糖廠的規模又是全省最大，管北港、龍岩、斗六、大林、竹山等5處。可見當時虎尾糖廠是產量最大的地方，也是大賺錢的工廠，其他廠都沒有虎尾好。虎尾糖廠本來屬於另一間會社，大日本製糖接手後才讓它的業務越來越好。知名歌手鄧麗君就是在龍岩糖廠的田洋長大的，因為她父親以前在糖廠工作。現在全臺灣的糖廠幾乎都收起來了，只剩下虎尾，做的數量也少。一年一度的虎尾糖廠採收也快要開始了，大概12月中小火車就開始出來了。我以前在農會，也需要跟糖廠聯繫，因為糖廠若有新的技術或品種，原料區的人自然會出來宣傳，宣傳今年要種多少等等。

我在農會待了30年退休，一般人服務25年就退休了。還沒退休前，我白天在在農會工作，那以外的時間就在家裡種田。我家的「頭家」是我太太，「頭家」說要做什麼我就做什麼。不僅家裡大部分的事情是「頭家」發落，「頭家」還會針對田裡每期的落種、要花多少本錢、賣多少等等做紀錄，好掌握盈虧。太太的習慣是每期過後就把紀錄燒掉，現在田裡的事由外孫壬昌接手，不過何時下肥、噴藥，太太都還是會一樣一樣訓練他，他也自己做紀錄。我們已經七十多歲了，要慢慢學著放手，讓年輕人接。

我們用的肥料都跟外面的生意人拿，一包比農會貴10元，因為跟農會購買，還要配合農會上班時間，很不方便。紅菜頭（胡蘿蔔）的收益大概1分地有17,000元，相較花生，胡蘿蔔成本低，但花生若

種得好，價錢不錯，1分地收益有三萬多。我的紅菜頭是跟人家契作，紅、白菜頭都契作，比較不會危險。現在來跟我們契作的對象有很多人，沒有「孤人(ko-lâng, 指個體戶)」的，這些都是外地人。因為我們已經種十幾年了，也都知道這個行之有年的模式。契作比較單純，價錢也固定，通常就是17,000元或18,000元左右。

蒜頭我們就不敢種，因為蒜頭非常耗工，種跟收都很累，收穫時一袋一袋非常重。我們老人家不敢做，因為沒力氣也沒幫手。現代人不像以前的人很勇、很耐操，割稻子時，能夠扛用洋麻做的布袋包跑，現在沒有幾個人有辦法扛起來。其他的作物，像玉米現在也沒有種了。我們告誡壬昌不要種蒜頭，只要專心管理現有的作物就好了。

想起兒時，常常有一群人在我們家弄獅玩耍，小孩們就自己做自己玩。我也會玩布袋戲、珠子跟打「干樂(kan-lòk, 陀螺)」，每種童玩我都會玩。我們還把雞籠放入過去稱為「南北池」的魚窟仔，也就是現在社區活動中心前面的樹下，現在這地方大部分已經圍起來了。那裡以前是我們家養魚的地方，只要雞籠放下去魚就跑進去，南洋鯽魚、鰻魚、烏仔魚、鱧仔魚各種各樣的魚類都有，我們小孩也會下去魚池玩，熱天順便在魚池洗身軀，家裡養的牛也會在那裡泡水休息，因此窟仔真熱鬧。我從小就會泅水，各種招式都會，小孩子落到水裡自然而然就會泅水了，因為大家抱著比拚的心態，別人會我也要會。中午的時候特別熱，大家就都落到窟底(下到水裡)，都是男生沒有女生。

魚窟仔具備各種功能，洗衣服也會去那邊。窟仔外圍比較淺，中間比較深，怕的人就避開中間，會游泳的話就沒有差。窟仔有蓮花、

蓮藕，另外窟底有種像蚶仔的「家蚌」，<sup>34</sup>很大顆，洩池仔（放乾池裡的水以備整理）時才能捉得到。「家蚌」剝開後裡面的肉很厚，我們會拿來煮湯，現在非常少見了。洩池仔的時間也不一定，有時候兩年一次，或者3年一次，要先將水抽乾，再下去抓。除了「家蚌」，以前像鰻，烏鯧也很多，現在都沒有了，過去光是水溝隨便抓就有很多東西。

這些窟仔水大部分是死的，只有雨天才變成活的。我們不用這裡的水灌溉，只有養魚用。五塊寮的灌溉在過去是用嘉南大圳，現在是靠自己打的水井比較方便。嘉南大圳是水利會（組合）負責，所以我在農會不需要跟他們交涉。過去要交水租給水利組合，水租也不便宜，但是因為早期地下水少，不繳也不行。現在嘉南大圳的功能減低，其實水路都還在，只是多半年久失修而毀壞。以前重劃後都有做溝仔，到現在這些溝也都壞掉了。因為缺乏管理沒有水，反應也無效，農民想說，既然沒水為什麼還要繳錢？乾脆自己打井。另一種狀況是，即使有維修，但圳溝的水還是無法流到農地，因為做得太遠，水被前面擋住，後面根本沒有水。我們家的田園大部分都在後面，後來打井下去才比較改善，可以自己決定何時要用水，不用輪流去顧水，也不需要跟人搶水。

很久以前政府曾經收過水井費，但後來又退還給我們。記得一開始是收西螺和二崙，但因為他們那邊是吃濁水溪的髒水，後來又把水井費退還給他們；接著，又說只要有打井的都要收費，整個雲林縣跟彰化縣都要收，現在又說沒有要收了！雖然有人出來說選後就不收了，但我們推測2018年九合一選舉後應該會收，不然都登記了，光

---

34 家蚌：臺灣原生種河蚌，生長於淡水池沼，又稱田刀。

是調查、衛星定位，可能就花不少錢。除了水井費，井壞掉或重打都要申報，不然會受罰。我們的井都是很久以前就打了，一支井大概可以用20年。按照本來的規劃，一年一口井要收2,700元。<sup>35</sup>

除了田裡的水井，在老家五塊寮古厝以前也有古井，現在雖然用土圍起來，但還可看到井的四角形狀在那邊。以前水很充足，甚至能看到水流，需要用水時就以繩索綁水桶下去汲水。這口井除了讓我們家食用跟洗衣服，也供附近人家取用。提到用水，在我還不經世事的時候，父親就在村庄建立了公共澡堂，那是日本時代的事情。聽說以前的構造都是用板子做的，提供村人到那裡洗澡。

這附近最嚴重的水災就是1959年的八七水災了，我到現在都記憶猶新。當時要通往草湖的路，因為鹿寮的溪岸潰堤，橋被沖斷，水整個流過來，引發嚴重水患。記得那時候村裡還有動員一台鐵牛車載著物資跟乾草去救災，當時南邊的瓦礫災情就很嚴重。我們家雖然也快淹水了，但是水沒有進來，所以很多人躲到我們家，因為五塊寮是相對高點，比起來災情較輕。反而是現在水溝不斷填高，只要遇到大雨就會積水。而我搬到街上以後，遇到比較大的風災是1986年韋恩颱風，那一次颱風從西螺溪（濁水溪舊稱）上來，我家的玻璃都被吹破了。

---

35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2001年頒布的「水權登記收費標準」，每一件水權登記案件，收取工本費用2,700元，雲林縣政府曾發布新聞稿，說明此為中央規定之收取費用，而非縣政府單方面增加的費用，且縣政府已經向中央爭取補助工本費中的履勘費，希望可以降低水權登記費用。新聞稿中也提到，雲林縣政府不斷向中央政府爭取，表明自己為農業大縣，不可以地層下陷緣由，而一概封去所有未登記之水井，應該要輔導，增加水井登記比例。（雲林縣政府：縣府爭取中央補助減輕農民水井納管規費負擔，2021年5月6日下載，[https://www.yunlin.gov.tw/News\\_Content.aspx?n=1244&s=221629](https://www.yunlin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1244&s=221629)）

水災導致五塊寮人前往東部發展。最早過去的是屬於蒲陽衍派的「進仔」一家，他們在八七水災過後，於1963年移民東部。「進仔」名蔡有進，他是花蓮立川漁場<sup>36</sup>的的創辦人，研發綠川蜆精這個知名品牌，進仔去花蓮前先在臺東創辦一間北港油廠。因為進仔發展得不錯，所以後來又有不少人跟進。比如蔡自在，他的年紀應該跟二哥乃方差不多。一開始蔡自在先去阿里山住很久，後來跟著進仔跑去臺東，之後再搬到高雄跟孩子同住。

農地重劃減少了土地，但是變得方便好做。因為土地被徵收去做路、做溝，1甲地減少分二地（1.2分），少非常多，而且每甲地都還要繳交幾萬元的建設費用，那些錢是縣政府收去，由各縣市負責。但農地重劃也不能說不做，基本上政府令下，條件相同，大家都要做。重劃後我們的土地雖然加減會走（移動），但基本上是在同一個地方，因為測量以後不見得給我們同一個地方，但一定會在附近。農地重劃時，農田中有車子跑來跑去，「軋（kauh，指車輪捲碾過）」來軋去，所以那段時間也無法工作，要等全部做完才能復工，印象中大概是半年的時間。

總體來說，做完比較好。因為車子能進去，車路開通也方便，比較以前輕鬆許多。不像以前的牛車路很窄，都是孤條，人要工作很麻煩，農地重劃後現在到處都有車路，還可以會車，各種機械也能進入。以前這裡的牛車都是一隻牛拖，「挫（chhò，用柴刀破開）」甘蔗的時候才會有兩隻牛拖，因為那時候車子很重。駛一隻牛跟駛兩隻牛

---

36 立川漁場：1971年成立，創辦人蔡有進於1989年獲得十大傑出青年，1993年與水產試驗所共同研發蜆精粉成功。2001年發展休閒農場，提供「摸蜆仔兼洗褲」體驗與黃金蜆風味餐。（曾品滄、陳淑容訪問，蕭慧岑記錄，〈花生與甘蔗的故事：蔡永松訪問紀錄〉，頁112）

的技術不同，兩隻比較難，要多綁一條繩子讓牠「吊(tioh)」，通常裡面(靠近駕駛)那隻牛比較粗勇，比較乖，也比較貴，要用公牛，因為母牛不夠力。早期我家有兩隻牛在拖甘蔗，牠們能拖的重量我不知道，但在甘蔗田一定要兩隻牛才有辦法把甘蔗吊出來。小時候，我也曾經去看過鄰居蔡尚家在製甘蔗酒，都是用牛去吊。甘蔗酒比較甜，但是因為濃度太高，喝起來像58度的金門高粱，我也不覺得好喝。

以前農復會有在元長設立農業示範區，我知道是西庄村跟子茂村，兩地都是以種番薯為主。那時候政府為了推廣農機，由農試所出動曳引機來「紡(pháng, 指犁平、整地)」園，當時只有農試所有車，農民還沒有。一開始會駛那台車的人很風光，因為早期大家還不會用。到後來你教我我教你，大家都會用了。像我沒有人教，也是自己學、自己駛，臺灣農民真的很厲害。